



“未雨绸缪”和“到时候再说”

□阿紫



藕粉暖人心

□青丝



制图 李焕菲

1月21日开始,武汉药店里的口罩、84、酒精就很难买到了,而我却并不慌张,因为家里并不缺。这倒并非因为我下手快,预先抄了底,而是因为这些东西一直是我家的日用品。

当年“非典”时期,我在一家科技公司做销售,推销的产品中有多款消毒液。虽然那时疫情严重,我们却每天穿梭于高校、宾馆、写字楼,然而冒着生命危险,却无太大收益。原因在于我们独缺84,而那些单位只相信84。

“非典”过后,84不再受追捧,我家却奉为上宾,起码会保持

三到五瓶的存量,口罩也会一直储备若干袋。由于担心引起火灾,酒精始终没买过,家里备有艾叶,经常会焚烧消毒。另外常年备有药水肥皂,虽然味道不好闻,售价才2.5元,但我很信任它。

1月中旬,当时疫情还不明朗,考虑到马上就要过年了。我买了不少耐存放的蔬菜,比如洋葱、土豆、包菜……冰箱装满,客厅里也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对此,岳父大人颇不以为然,觉得大可不必。他住郊区,即便市区没菜卖,我们可以开车去他那儿买。

除了蔬菜、肉食,我还买了燕

麦米、荞麦米各10斤。我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,主食不能完全吃米饭。大哥知道后,说这类杂粮一次买多了会受潮,口感会差很多。

一晃到了2月中旬,封城时之间之长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。虽然超市蔬菜、肉食等供应还算充足,但排长队是免不了的,这无疑会增加感染风险。手里有粮,心中不慌,我这段日子很少去凑这热闹。封城之后,武汉很快进行了机动车管制,我们根本去不了郊区。而且岳父的村子早已封村,要是一心指望到他那儿找“补给”,恐怕早就慌了神。另外,一般超市根

本没有燕麦米、荞麦米,如果当初听了大哥的,少买一些,如今恐怕已经“断炊”。

生活中总会有两种人,一种习惯于“未雨绸缪”,比如我;另一种挂在嘴里的是“到时候再说”,岳父和大哥就很典型。而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,往往是人生经历不同。岳父和大哥一生在一家单位工作,生活按部就班,没有过“异常”。我则跳槽过十多次,记得20多年前在鄂西搞销售,有一年大雪封山,小镇几乎与世隔绝,门市部里蜂窝煤都烧尽了,几乎饥寒交迫……

不经一事不长一智,如今四平八稳了几乎一辈子的岳父和大哥,终于有了一次别样的人生体验。岳父家的菜早吃完了,幸亏村里照顾空巢老人,送来了一些;大哥胆小怕感染,但米缸见底,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超市。他们家里都没有84,因为机动车禁止上路,我已经没法给他们送去了。

预估困难,尽量往坏处想,这不是悲观,是对自己也是对他

人为应对疫情,家里准备了不少食物,藕粉也开始展现其独特风情,清晨起来冲一碗做早点,最是暖胃养心。或者晚上临睡前,作为消夜收官,落下一天的帷幕,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。虽然世事无法变易,但一碗滚热的藕粉带来的熨帖和滋润感,却能有效缓解心头的压抑。

把藕磨成浆提取淀粉,是有趣的吃法,经沸水一冲,即达水火相济的佳境,既方便,又尽展藕之妙味。杭州西湖藕粉很早便享有盛誉。《清稗类钞》:“藕粉以产自杭州之西湖者为佳,湖上茶肆、寺院悉售之,游客必就尝,以其调之得法也。”民国时期的文人名士,梁实秋、胡适、徐志摩、郁达夫,游历杭州,必到西湖边尝一碗藕粉。在恰当的季节时令下,人与美食、美景的互动,既是烟火人生中的自我款待,也是对美好一刻的有效延展,可凭此获得一段可供不时反刍的诗性回忆。

我的祖籍湖南,藕也是大宗物产,藕粉品质不输西湖所出。家乡很多池塘,生长有一种野藕,藕节粗短,像是肌肉发达的手臂。因形状粗恶,拿到市场上卖,不识货的人很少会买。但这种野藕的淀粉质丰富,是制作藕粉的上佳原料。把藕去皮,削除两端的藕节,用木杵捣烂,放入石磨,以手工慢磨成浆。若是用马达驱动电磨,转速快,研磨过程会发热,藕浆容易结坨,冲调时难以柔滑地融化。只有不惮其烦以人力推动,磨出来的藕浆才会细匀,质感最为上佳。

把藕浆盛入布袋悬起,下置容器,以清水冲洗搅动,滤出来的就是淀粉浆。经沉淀晾干,

即为纯藕粉。清人吴琬有咏藕粉诗:“银芽揉碎碎,石臼捣团团。淘以霜泉洁,凝成雪片干。调冰双箸急,属玉一瓯寒。云母何须炼,清心此妙丹。”很形象地描绘出了制作藕粉的整个过程。而且,传统制法的纯藕粉是呈片状的,与市间所售加入了糖霜和香精的速食版本,截然不同。周作人在《藕的吃法》里谈及藕粉:“嫌它薄的不过瘾,厚了又不好吃,可以说是近于鸡肋吧。”如果没有相关的经验,就无法理解藕粉为何会有厚薄之分,难以明了文中的意象与话语活力。

纯藕粉很讲究冲调方法,须先用少许冷水搅匀,待有了浑凝之感,看不到颗粒,再加入沸水,以筷子快速搅拌,直至密密匝匝的气泡完全消失。冲调好的藕粉微呈棕红色,质感胶冻黏稠,像是半凝的琥珀,闻起来清香扑鼻,入口便迅速化开的甜美滋味,会像春风一样荡漾在口中,非常美妙。另外还可以加入桂花和栗子粉,令味道更进一层的同时,又充满了艺术气息。最妙的是冬日时节,橙子大量上市,把橙子去皮取出果肉,撕成一丝丝状,加入冲调好的藕粉中。再用手挤压橙子皮,把果皮蕴含的芳油射入碗里,令藕的清香与橙子的芬芳气息融合,交相辉映,进入脾胃后,甚至会有一种香气是由体内生发而出的感觉。用来待客,最能体味到温暖的人情。



细细的春天

□董改正

我们都在盼望着春天。

立春这天,天气晴朗,朋友圈的雀跃犹如孩子们的鞭炮,犹如往年公园里、野地里、小区角落里,滋滋绽开的迎春花,明黄一如白马黄衫的女子疾驰而过。春天来了,难道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吗?春天,象征着温暖、希望、蓬勃的活力、万紫千红的美好,象征着轻捷、自由,象征着一切都将改变,一切的美好都可以希冀、可以实现。这个春天,艰难的春天,承载着十四亿人甚至地球人冀望的春天,终于来了。她就像东边的一抹鱼肚白,掀起黑暗厚重的帘幕一角,告诉我们:等待吧!那里将有一个明晃晃的太阳喷薄而出,将会有光箭簇簇,带来黎明的消息。我没有关窗,没有加衣,我冻得瑟瑟发抖,如果我的体内有病毒潜伏,我希望冻死它们。

悲哀的是,病毒没有被冻死,反而冻醒了。第二天,猖獗的病毒向我发起进攻,我的免疫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,细胞乖乖投降,我出现了发烧症状。我戴着口罩,一个人灰溜溜去了医院。

我提前一个月买好了年二十五的票。在老家,年二十五叫做人年介,入了人介就是过年了。

这一份是爸爸的,这一份是妈妈的,这一份是弟弟一家的,还有叔叔的,姑姑的,还有上邻下屋的,几十份礼物塞了满满的两个蛇皮袋。

外婆笑我,都2020了,现金都不用了,还带东西回家,像个农民工。

老婆不知道,老家人对人情深义重,当初考上大学,家里经济困难,是村民们伸出援手,东拼西凑,帮我解困。如今,他们富裕了,他们不差钱,但我还欠着他们一份情意,一辈子都还不清。

我一家一大家子,村民们喜得个个竖起了大拇指。下屋的阿英婶握着我的手说,你就是不一样,还想着我们这些老太婆,没白帮你。不像有些年轻人,见到老人好像见到陌生人。

一个寒冬霹雳,全国人民震颤了。

霹雳的中心在武汉。我从武汉回来,我全身紧张起来,怎么会这样?回来可不是说不会人传人吗?我坐在屋里,铺天盖地的信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“砰”,突然门口一声响,我开门一看,邻居康伯将礼物扔了过来。我惊呆了,康伯,我没事的,不会传染的,您放心。康伯一句话没说,气呼呼走了。

我捡起地上的礼物,正欲回屋,远处几个人朝我家走来,个手里拿着我的礼物,离我家几米外,全都扔了过来。一边扔一边骂,为什么要回来?回来送有毒的礼品。阿英婶骂得更难听,我们以前接济你读书,没想到回来害我们,安的什么心啊?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双腿“咚”地跪了下去。

立春这天,天气晴朗,朋友圈的雀跃犹如孩子们的鞭炮,犹如往年公园里、野地里、小区角落里,滋滋绽开的迎春花,明黄一如白马黄衫的女子疾驰而过。春天来了,难道不是一切都会好起来吗?春天,象征着温暖、希望、蓬勃的活力、万紫千红的美好,象征着轻捷、自由,象征着一切都将改变,一切的美好都可以希冀、可以实现。这个春天,艰难的春天,承载着十四亿人甚至地球人冀望的春天,终于来了。她就像东边的一抹鱼肚白,掀起黑暗厚重的帘幕一角,告诉我们:等待吧!那里将有一个明晃晃的太阳喷薄而出,将会有光箭簇簇,带来黎明的消息。我没有关窗,没有加衣,我冻得瑟瑟发抖,如果我的体内有病毒潜伏,我希望冻死它们。

悲哀的是,病毒没有被冻死,反而冻醒了。第二天,猖獗的病毒向我发起进攻,我的免疫力一夜之间溃不成军,细胞乖乖投降,我出现了发烧症状。我戴着口罩,一个人灰溜溜去了医院。

我提前一个月买好了年二十五的票。在老家,年二十五叫做人年介,入了人介就是过年了。

这一份是爸爸的,这一份是妈妈的,这一份是弟弟一家的,还有叔叔的,姑姑的,还有上邻下屋的,几十份礼物塞了满满的两个蛇皮袋。

外婆笑我,都2020了,现金都不用了,还带东西回家,像个农民工。

老婆不知道,老家人对人情深义重,当初考上大学,家里经济困难,是村民们伸出援手,东拼西凑,帮我解困。如今,他们富裕了,他们不差钱,但我还欠着他们一份情意,一辈子都还不清。

我一家一大家子,村民们喜得个个竖起了大拇指。下屋的阿英婶握着我的手说,你就是不一样,还想着我们这些老太婆,没白帮你。不像有些年轻人,见到老人好像见到陌生人。

一个寒冬霹雳,全国人民震颤了。

霹雳的中心在武汉。我从武汉回来,我全身紧张起来,怎么会这样?回来可不是说不会人传人吗?我坐在屋里,铺天盖地的信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“砰”,突然门口一声响,我开门一看,邻居康伯将礼物扔了过来。我惊呆了,康伯,我没事的,不会传染的,您放心。康伯一句话没说,气呼呼走了。

我捡起地上的礼物,正欲回屋,远处几个人朝我家走来,个手里拿着我的礼物,离我家几米外,全都扔了过来。一边扔一边骂,为什么要回来?回来送有毒的礼品。阿英婶骂得更难听,我们以前接济你读书,没想到回来害我们,安的什么心啊?

我的大脑一片空白,双腿“咚”地跪了下去。

飞往旧时屋檐了吧?油菜地里,细细的小鸡草应如茵茵的绿毯了吧?田间地头,婆婆纳茵茵草鸭跖草紫花地丁都该你挤我攘地占满每一寸土地了吧?童年打猪草的往事,我跟远在辽宁的发小刚刚聊过。白菜要起薹了?我记得去年春天,小妹坐着车,迤迤邐邐地给我送来一袋子菜薹。荠菜应该肥绿了吧?东风再吹几日,就该开花了,想起那诗句:春在溪头荠菜花……那是熟透了的春天啊!想起去年带孩子们挖野菜,他们的欢笑洒在野地里,今年会不会开出一朵朵欢笑的花?春天里,有多少故事,关乎美、爱和温暖?十几亿人的春天故事,该是多么的浩荡!

年老的院士,年轻的医生护士,无数战斗在一线的勇士们,他们在为我们的春天开疆拓土。这个春天的到来异常惨烈,但这个春天必将异常浩大,异常响亮,异常绚烂。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袍,王于兴师,修我戈矛”。这个春天必将因大爱



春天来了

李海波(摄)

写进人类的文明史,必将因为大爱而深远、沉静,余音袅袅。

立春这天,我开门来到自己的小院。春天果真来了。只有一抔土啊,碎米芹已经覆盖了花盆。去年随意扔下的枇杷核,居然拱出了丫丫小苗。还有香蒿,我曾懊恼它们没能度过冬天,却见靠墙处已经星星点点着嫩绿的幼苗。亲爱的朋友,这个春天,我依然会为你们做蒿子粑粑。还有我早已宣布它死亡的芍药,已经绛唇如点,吐露出赞美的音符。一蓬蓬细草,已占领着春天的边边角角。桂树

你是谁

□汤礼春

“

南方某小城的一个公园里,任医生在散步,他太需要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了。从疫情暴发以来,他一直在医院里忙着医治病人,已经五天五夜没离开医院了。今天早上,当同事们知道今天是他三十岁生日后,硬是将他推出了医院,让他休息一天。他回家泡了个热水澡,就戴好口罩信步来到家对面这个公园,想舒展放松一下,再回去美美地睡个觉。

”

馆,那是我们市政府针对疫情专门设置的定点宾馆,吃住免费,也方便集中隔离观察。”任医生尽量温和地介绍道,最后还补充了一句,“你如果愿意,我可以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去!”

“我不去!那里难免有病人,我去了怕感染!”没想到对方反应这么快,一口就回绝了,但口气明显没有那么冲了。

“你说得也有道理。”任医生顺着他的话说,“但你这样露宿街头也不是办法呀!”

“不要你管,滚远点!”那人瓮声瓮气地答。

这是男人的声音,好像年龄也不很大,但他听出那人的声音里有些沙哑苍凉,便不忍走开,又继续问道:“先生,你有什么为难的事?需要帮忙吗?或者让我通知民警或是民政部门帮你!”

那人霍地一下坐了起来,扯下包裹的头巾,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对任医生吼道:“我不要你管!你赶紧给老子滚远一点!”

任医生此时已看清,他比自己稍微年轻一点,因为他脸色憔悴,头发蓬乱,又有些零乱的胡茬,实在猜不出他准确的年龄。

任医生只有试探着问:“先生,你是不是发病了?又不敢去医院?有什么为难的,告诉我,我是个医生,可以帮助你!”

“我没病!你才有病呢!莫管闲事,你给老子滚远点!”那人粗声粗气地答道。

见他言语粗野,任医生本想一走了之,但又一想:这个时候,如果让这个人不走掉,而他又偏偏带有冠状病毒的话,那不知要祸害多少小城市。

出于一个医生的责任感,任医生按下自己的不快,说:“我只是想提醒你,你在这里睡觉容易着凉,这个时候感冒发烧就不好了,会把你隔离起来!”

这个话似乎触动了对方,他挪动腿想下来。

任医生又继续试探地问道:“你为何不去找家宾馆住呢?是没钱吗?”

“我是武汉人!这个时候哪家宾馆敢收我!”那人吼道。

“你可以去住我市的宏伟宾馆,那是我们市政府针对疫情专门设置的定点宾馆,吃住免费,也方便集中隔离观察。”任医生尽量温和地介绍道,最后还补充了一句,“你如果愿意,我可以叫一辆出租车送你去!”

然,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护和观察!来,先把口罩戴上。”任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个口罩,递给他道,“我们家已全面消过毒,你跟我家后,先洗个热水澡,一起消毒。以后,我会教你如何消毒防范的。”

“哦!你想得这么周到,真不愧是医生!”

“那当然了!”任医生终于笑了起来。

第二天清早,任医生一觉醒来,发现床前站着一人,他吃了一惊,猛地想起来了,是昨天跟他回家的那个人。“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?有什么需要吗?”

那人一下跪倒在任医生面前,说:“任医生,我要跟你告别了,我想等你醒来,当面跟你道谢再走!”

“走?你在这个时候往哪里走?”

“我去公安局自首!”

“自首?!怎么回事?”任医生一时回不过神来。

对方很镇定地说:“我是个人杀人犯!”

“杀人犯?!任医生惊得差点叫起来。

“是的,我是从武汉逃出来的!那人不愧不忙地说,而且我杀的是一个医生。我父亲因住院花了几十万,最后人治没了,家里也一贫如洗。我怀疑是那个主治医生为了拿回扣而多开了药,就捅了他一刀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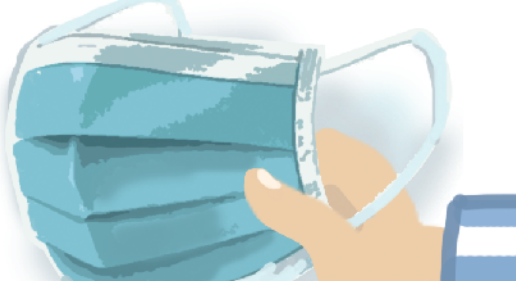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怎么这么冲动呢!事情你都没调查清楚!那医生有没有生命危险?”任医生真替他着急。

“那个医生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,后来就跑出来了!任医生,是怪我当时太冲动了!昨天你带我回家,看到你这个医生这么善良,我也开始怀疑我当初的想法了!我一晚上都没睡着,本想一走了之,但又怕连累你。思来想去,我决定今天去公安局自首!”

任医生感叹。

“我陪你去公安局吧!”

“不用了,谢谢你,任医生,我会永远记得你,也会做一个像你这样的好人的!”说完,这人向任医生鞠了一躬,就拉开门冲了出去……



给我口罩

□陈振昌

救护车驶进了小区西栋的大院,医生护士径直上了B栋302单元。户主蔡依娟和她4岁的女儿林珠珠要接受体温检查。在这之前,蔡依娟的丈夫因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。检查结果,小女儿林珠珠体温正常。蔡依娟的体温是38.6℃,比小区管理处报告的还高了0.2℃。蔡依娟收拾好日常所需的零碎用品放进拉杆箱里,就跟着医生护士下了楼,她要去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,如果核酸检测呈阳性,她就会被感染上了,要住院治疗。

“朱阿姨,孩子就拜托您了。”

朱阿姨是小区管理处人员。管委会已计划好了,小珠珠的隔离和起居饮食生活,由朱阿姨负责。

“您放心,小蔡,我们会尽心尽责的。”

朱阿姨牵着小珠珠送蔡依娟上了车。

小车开动的一刻,小珠珠挣脱了朱阿姨的手,追了上去:“妈妈!妈妈!我要妈妈……”

朱阿姨赶紧追上前去,一把把她拽住。小珠珠一面哭着喊妈妈,一面拼尽力气挣脱。

可小车已驶出了岗亭,消失在朱珠珠的视线里。

小珠珠跌坐在地上,哭成个泪人儿。

朱阿姨要抱起小珠珠,小珠珠不让:“你坏,你坏,你是个坏阿姨!”

朱阿姨怎么哄,小珠珠就是不依。

这时候,一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走了过来。他们住在301单元,是蔡依娟家的对门邻居。一对空巢老人。平时,林家夫妻要上班,会时不时让这对老人照看一下小珠珠,小珠珠跟爷爷奶奶熟。

“可怜的孩子,跟爷爷奶奶回去好吗?听话。”老爷爷说。

“头还烫吗?”

“嘘——”老太太示意老头小点声。“装的。这孩子,可懂事可有爱心了。才4岁啊。”

“我们家买了好多多的新玩具,有无敌超人,有长长的火车,会轰隆隆响的,还有连发的闪电大炮。准备寄给小孙子陶陶的。陶陶呀,你跟她玩过的。还有你喜欢的宝宝宝。都不给他了。就给珠珠。”

“你不是喜欢吃巧克力吗?我们家好多好多。”

“爸爸妈妈生病了,要上医院医治呀,医好了就回来照料小珠珠了。明白吗?”

“是妈妈交代爷爷奶奶照看小珠珠的,你怎么这么任性不懂事啊?妈妈知道了,不高兴啊。”

……

任凭老爷爷怎么哄,小珠珠就是不哼不哈,一门心思在哭。

这可咋办啊?硬拽是不行的。

也许是站立的时间长了,旁边的老太太一个趔趄,倒在了老爷爷的身上。

“你怎么了?老太婆。”老爷爷护住了她。

“我头晕眼花。”

“啊,那我们回去吧。可这孩子……”

小珠珠站了起来:“我听话,我跟你们回去。”

朱阿姨说:“孩子不信任我。也难怪,我充当坏人了。就只好暂时拜托二老了。你们有什么要求吗?可随时联系我。”

“给我口罩。还有一支测体温的枪。别的不需要了。我们会照顾好孩子的。”

回到家里,奶奶把小珠珠带进了卫生间,用热水器放了盆热水,试了试温度,拿来了一条崭新的毛巾,给小珠珠洗手抹脸。小珠珠很顺从,虽然脸上还挂着泪滴。

“老太婆,你去躺一会吧。头还烫吗?”

制图 李焕菲